

我等不到了

余秋雨 著



J25
691

我等不到了

余秋雨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等不到了/余秋雨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0

ISBN 978-7-02-007999-5

I. 我… II. 余… III. 记忆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3254 号

责任编辑:徐广琴

装帧设计:余笑乐

我等不到了

余秋雨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2 千字 开本 635×965 毫米 1/16 印张 18.75

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0

ISBN 978-7-02-007999-5

定价 35.00 元

作者说明

七年前，我写了记忆文学《借我一生》。没想到，这本书出版后在很多长辈、亲友、同事、邻居间引发了一场回忆热潮。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。连一些以前并不认识的读者，也转弯抹角地为我提供各种参考资料。

这既使我高兴，又把我吓了一跳。原来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，也有无限可校正的余地。那么，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那一部部宏观大历史，又会怎么样呢？

材料越多，越会互相冲击，互相淘汰，结果反而使内容越加简洁。这就像散去了雾霭的山脉，筋骨终于显现。这下我发现了，我家现代传奇的真正起点是两件丑事，一是我祖父吸食鸦片，二是我外公沉溺赌博。从这两个“肮脏的起点”出发，整个叙述系统也就活跃起来。

特别需要感谢的是，一位教授对《借我一生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。

他说：“什么一生，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，但你显然顾虑太多，写得不清不楚。”他的批评很对，中国文学不应该逃避当下的切身磨难，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。写下来才发现，真实，比文学还文学。从古典，到荒诞，从平静，到高潮，应有尽有。

但是，“真实”又是什么？我重复地陷入了从庄子到西方现代哲学家都描述过的苦恼之中。这个世界需要真实吗？如果需要，又需要到什么程度？对这些问题，我都不清楚。能够肯定的真实只有一项：很多与我有关的人，都死去了。我很想与他们说话，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到。

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书。有了它，《借我一生》可以不再印刷，尽管它在篇幅上还不到那本书的一半。

直到今天，我还未曾使用电脑，这部书稿仍然是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。不知道今后还会有多少人保持这种书写方式，因此我十分珍惜地把这部书称为“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”。

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：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，想想，写写，涂涂，改改，抄抄，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，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……这种非常原始的“纯手工制作”，与“记忆”两字连起一起，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

余秋雨

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

目 录

作者说明	1
------------	---

第一部

一 历史	1
二 还是历史	8
三 还债	14
四 墓碑	20
五 朱家小姐	31
六 乡下	41
七 那天下雨	47
八 叔叔二十岁	54

第二部

一 无产地主	61
二 妈妈下楼了	66
三 夜晚	75

四 姨妈和表哥	83
五 上海的事	90
六 饥荒	96

第三部

一 大民主	104
二 同一个省	117
三 那个冬天	123
四 裸体	136
五 稍稍打开的窗	151
六 老人和老屋	159

第四部

一 楼梯	169
二 齐华	175
三 祖母无名	181
四 在位和退位	191
五 历险和逃跑	207
六 继续逃跑	226
七 守护	244
八 我等不到了	257
九 这样结束	277

第一部

一 历史

一位八十多岁的韩国老人，满脸皱纹，但身板挺直，带着助理和翻译，出现在我面前。

我安排他们坐下，沏上茶水。

老人立即就作自我介绍，他和我一样，也姓余。九百年前，宋朝派出不少使臣去高丽，其中有一位姓余的，办完事情后留了下来。到今天，余氏家族在韩国已经繁衍到两万四千多人，其中有不少成功人士，遍布科学界、传媒界、企业界。他本人，便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，已经退休。

九百年前？宋代？姓余的使臣？两万四千多个后裔？……我一听，立即来了精神。

老人急切地问我：“我们余姓，在中国怎么样？”

“人数不多，但也不错。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，就有不少代表人物。”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心中想的是顶级诗人余光中，顶级小说家余华，顶级音乐家余隆，以及已故的顶级传媒人余纪忠……这些人，都是我的好友。

“我想证实一下，我们余姓的男人，是否有两个共同点？”老人严肃地问。

“哪两个共同点？”我饶有兴趣。

“一是倔。”老人说。

我想了一想，说：“对。”

“二是特别疼老婆。”老人说。

我连忙向翻译确认：“他是说怕老婆，还是疼老婆？”

“疼。”翻译说。

我立即轮番想了想那些同姓朋友的家庭，忍不住笑了，便大声地回答：“对！”

老人很满意，立即站起身来与我紧紧握手。

余姓，古代的历史线索比较模糊，好像是从姜子牙家族里派生出来的，秦代有了“由余”氏，后来在河南、山西一带活动。反正历来不是大姓，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。到了宋代稍有起色，除了那位出使高丽的余姓官员外，还有一位出使契丹的叫余靖。

好像余姓比较善于与周边世界交往。

到了十三世纪，余姓出现了惊人的奇迹。

简单说来，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、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，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。其中两个方面，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。

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。《元史》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：

余阙，字廷心，一字天心，唐兀氏，世家河西武威。

父沙喇藏卜，官庐州，遂为庐州人。

请看，这个余姓的官员是唐兀人。唐兀人其实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人，来自羌民族。

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，灭得很彻底，没有多少人活下来。据《西夏书事》记载：“免者百无一、二，白骨蔽野，数千里几成赤地。”也就是说，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，其他九十九个都死了。这活下来的一个，改姓了余。

奇怪的是，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，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，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。一九八二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《余氏族谱》上有这样两句诗：“铁木改作余姓家，一家生出万万家。”还说：

吾余氏祖奇渥温，胡人也，入华夏而起于朔漠，初号蒙古，铁木真出矣。

唐兀人改姓余，和蒙古人改姓余，两者有什么关系？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，后来再改为余姓的。但是，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。对此，我的朋友、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，余氏的形成和流脉，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，还有待进一步调查、研究。

只不过，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，我们余姓中极为重要的一脉，本来不姓余，也不是汉人，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。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，改名换姓，顽强生存。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，却能“一家生出万万家”，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。据调查，现在中国各地余姓的绝大部分，都与这一个脉络有关。而且，就精神气质而言，今天的余姓朋友，凡是身心比较坚毅，无惧长途跋涉的，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。

十三世纪那些年月，大家还没有搞清余姓和蒙古人的血缘关系，却有一个名字把蒙古人吓了一跳，那就是抗击蒙古军队最有力的将军，叫余玠。

余玠是在一二四二年出任抗蒙总指挥的，具体职位是四川制置使，兼知重庆府。当时，半个世界都在蒙古马队的踩踏下颤抖，

但是由于余玠的高明策划，合川钓鱼城居然像一座铁铸的孤岛，保持了整整三十六年的不屈态势。结果，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，改变了蒙古军队的战略方向，由此也改变了世界历史。只是余玠本人未得善终，才指挥了几年就死于他人的诬陷。

余玠划下了宋朝在军事上最动人的一笔，尽管这一笔已经无救于宋。元朝终于取代了宋朝。

但是，谁能想得到呢，九十几年后元朝也走向了灭亡，而为元朝划下最动人一笔的将军，也姓余。尽管他的这一笔，也已经无救于元。

为元朝划上这一笔的将军，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由唐兀人演变而来的余阙。在元朝岌岌可危、农民起义军围攻安庆并最后破城的时候，作为守将的他自刎坠井而死，妻子相与投井。与他一起赴死的大批官员中，记有姓名的就有十八人。安庆城的市民知道余阙的死讯后，纷纷搬出楼梯爬到已经破城后的城墙上，说要与此城共存亡，誓不投降。当时城墙已被焚烧，冲入烈焰自愿烧死的市民多达一千余人，实在是够壮烈的。

有记载称，余阙死后没留下后代。但是，当时为余阙作传的著名学者宋濂访问了余阙的门人汪河，知道余阙还留有一个幼子叫余渊。

余渊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为捍卫元朝而死的，但他仍然接受了明朝，还在明朝中过举人。根据几部《余氏宗谱》记载的线索调查，

余渊的后代也是强劲繁衍，至今在安徽合肥大约有五千多人，在桐城有一千多人。四川有一万多人也很可能是余渊的嫡传，但还无法确证。

.....

余姓，实在让我晕眩了。早的不说，就在宋代那个去了高丽的使臣之后，就有唐兀人的余，铁木氏的余，抗击蒙古人最坚决的余，最后为蒙古人政权牺牲得最壮烈的余……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，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？为什么最后一面破残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“余”？为什么在战事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、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？

凭一种难以表述的直觉，我猜我家应该是余阙、余渊之后，是从安徽流徙到浙江来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祖先是发端于古代羌族的唐兀人。即使仅仅从甘肃武威一带的踪迹算起，从他们到我们，一路生死经历，也真称得上动天地、泣鬼神。

但是，细细想来，这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。灾难，灾难，永远是灾难。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，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，然后就忠于职守。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，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。因此，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，以“余”为号。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

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，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：

余孙啸荒沙，
财帛奉老家。
闭户逐不肖，
唯仁走天下。

可以猜想，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，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，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，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。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，写得比较粗糙，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。

我想，在余家的历史上，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。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，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。

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，每次翻阅，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、挣扎、奋斗、苦熬的身影。这个清清爽爽地顶着一个“人”字的姓氏，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。

今后还会这样吗？可能还会这样。这是余家的命。

二 还是历史

余家流徙到浙江有好几批，时间先后不一，人数都不大，我在这里不作仔细考证了。只说落脚我家乡的那一批，分成了两支。一支在山上种茶，一支在山下养蚕。

简单说来，我的祖辈，安安静静地在青山绿水间向外面提供着茶叶和丝绸。

他们怎么会想到，正是他们提供的茶叶和丝绸，给中国带来了灾祸。

原因是，欧美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，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大量增加。时间一长，他们发现，为了茶叶和丝绸，他们每年要支付中国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，也就是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。这个情景，与他们现在对“中国制造”的抱怨如出一辙：明明是他们自己的需求，却要惩罚中国。

为了取得贸易平衡，英国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，美国商人也参与其间。结果，贸易逆差快速扭转。

鸦片严重地祸害了中国人，毒瘾笼罩九州，到处烟灯闪闪，大批有为之士再也无力从事一切正常劳作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沦为

废物。后来连多数官员也在吸食，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。这是西方留给中国的一页人权记录。

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试图反抗，因此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、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他许多侵华战争。结果是，中国一次次惨遭失败，一次次割地赔款。

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列强势力的进入，带来了上海的畸形繁荣。我家乡离上海只隔了一个海湾，很多走投无路的家乡人都想到上海闯一条生路。

有一个统计，十九世纪后期，上海的人口增长，是世界平均增长数的整整十倍。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领，与我家乡有一点关系。

例如，一个在十四岁就闯荡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，就是我们家乡人。他后来出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、全国工商协会会长。此外，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、张啸林，上海现代娱乐业创始人黄楚九，算起来也都是我们家乡人。

我的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，没有他们那么出名，却与他们基本同龄。与他们一样，也挤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。

余、朱两家则只隔半华里，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从小就认识。他们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湾来上海的，从慈溪的庵东出发，到上海

的金山卫上岸。

那天两人是结伴步行去庵东的，各自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布包袱。包袱里除了很少几件替换衣服外，还塞了不少茶叶和丝绸，是准备用来换食换钱的。这是当时家乡出门人的习惯。

两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，从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断，他们所带的茶叶和丝绸，在数量上差不多。

曾祖父稍胖，曾外祖父略瘦，个子一样高。他们走得很快，大概走到胜山头，曾祖父哼起了这里流行的滩簧调。

邋遢包袱重九斤，

出门就是吴石岭。

曾外祖父一笑，含糊地跟了下面两句：

千难万难都是难，

一步一步要小心。

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，一年比一年发达，终于都成了大老板。

他们的发家史，可说是干脆利落。曾祖父余鹤鸣先生与别人一